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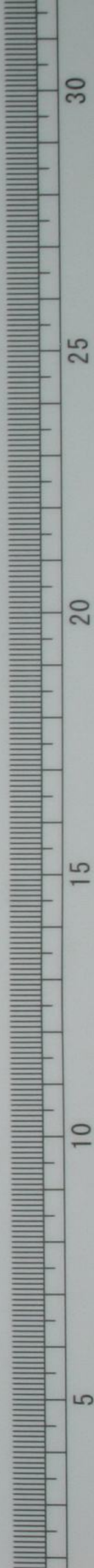


正校

通議

上

413
712
1



4 13
712
1



校 正

通 議

賴氏藏版

通議

目次

卷一

論勢第一

論權上第二

論權中第三

論權下第四

論機上第五

論機中第六

通議 目次

大正十五年二月
房山次郎氏書

413
712
1-3

論機下第七

論利上第八

論利中第九

論利下第十

卷二

論官制上第十一

論官制下第十二

論民政上第十三

論民政下第十四

論內廷第十五

論市糴第十六

論地力第十七

論水利第十八

論錢貨上第十九

論錢貨下第二十

卷三

論法律第二十一

論訟獄第二十二

論兵制上第二十三

論兵制下第二十四

論騎兵第二十五

論邊防第二十六

論火攻第二十七

論水戰第二十八

畢

通議卷之一

賴襄子成 著

論勢

天下之所以分合治亂安危者勢也。勢者以漸而變。以漸而成。非人力所能為。而及其將變而未成。因而制為之。則在於人。人不能違勢。而勢亦或由人而成。苟諉曰是勢也。而不肯為之謀。為之謀而不因其勢。皆不知勢者也。故勢不可不論。且以外國事論之。周因夏商之勢。分建諸侯。新舊相制。而

周以治。其後所建者相并成七雄。而合於秦。秦矯周弊。革爲郡縣。而亾於叛民。漢因秦與周之勢。並立郡國。國止其子弟。而漢以治。及叛國爲亂。乃專削弱之。後不復置。而亾於權臣。晉矯其弊。厚親藩。授兵權。致其交爭。外敵乘之。南北分離。而合於唐。唐因北周之勢。置府兵。制外敵。而唐以治。及兵制漸壞。乃成藩鎮之強。而爲五代。爲宋。宋矯其弊。收奪將權。兵備太弱。而爲金元所取。元革宋制。務漁中國征賦。而爲明所滅。明因宋與元之勢。專用文

吏。置省府。總理天下。而明以治。而亾於內叛。如元。歸於外敵。如宋。此歷代之君。其各爲謀。皆不能不因當時之勢。或有不因而失之者。或有因而不全得者。而其勢亦因而變遷如此。國朝之始。以臣連執政。以國造郡司。分治海內。有世襲。有否。是國朝自有之勢也。後因其勢。以定其制。置六十六國之守。選任易置。由於朝廷。如秦宋之郡縣。元明之省府也。置兵團於邊要。更番屯衛。如唐之府兵也。而國守之權太輕。其典兵者。積任不移。世相之臣。專

政於內。而世將之臣。竊據方隅。天下分裂。而終歸於源氏。源氏因兵制解弛之勢。每國選武族爲守護。而總其權於帥府。猶王朝之於國守也。故權臣之橫。亦同於王朝。而加速焉。北條氏篡源氏之權。而仍其所制。武族漸成世襲。乘其失政。一時並叛。天下亂崩。而終歸於足利氏。足利氏因守護世襲之勢。封其勲舊子弟。不復易置。如周漢晉之封建。唐之藩鎮也。而勲臣之力太強。爭權構兵。交相噬搏。最後其雄桀起而服之者。爲織田氏。爲豐臣氏。

二氏皆因其爭構始平之勢。建置藩國。猶足利氏之於勲臣也。故其致吞噬。亦同於足利氏。而加速焉。蓋我國之俗。有異於漢土者。故帝王一姓。無叛民得志者。然將相方鎮。迭起司權。其勢數變數成。故前郡縣。而後封建。與漢土之古今相反。而因其勢而制爲之者。亦各有得失之可言。夫王家之一事。權於朝廷。以內制外。以重馭輕。得矣。使不恃之。而稍重守宰之權。親王之任大國者。不特空名。內常顧其外。有以相忌。則將相之族。未必至專恣。是

王家未爲無失也。源氏亦恃帥府之權而更剪削子弟。以致權奸之無忌。則最失矣。足利氏封建勳親。以爲藩維得矣。使不恃之而稍刪殺其力。未不勝其本。有以相制。則未必致其爭攫之禍。是足利氏未爲無失也。織田氏暴於刪殺。豐臣氏倍加其力。或速反噬。或致跋扈。則最失矣。是故制勢得。則其治且合者久。制勢失。則其亂且分裂者速。速者固不如久者。而久者亦不可恃其久也。何者。所以治且合者。此勢也。而所以亂且分裂者。亦此勢也。

勢之於天下。其猶水歟。水之趨而成流。不可遏也。然因其所趨而利導之。汨汨然而來。不患不可爲。當水之欲東也。而西之。當其欲西也。而東之。皆勢之不可爲者也。從水之所欲矣。而不少裁節之。則亦東抵西觸。其所奔注激齧。皆足以致潰決之患。故善治水者。從其流。而不專任其流。善治天下者。因其勢。而不專恃其勢。專恃其勢者。譬之順風之帆。徒乘其快。而不有以維持之。不覆舟者幾希。故知勢者。使其本末內外。輕重相適。而無偏重。重者

偏於此。則勢趨於此。數十百年之間。日推月移。而莫之或察。及其勢之已成也。欲舉天下之力而挽之。其可遏哉。夫一代祖宗之制。爲其勢。各有其意。知其意而守其制。則可。守其制而不知其意。則不可。且如王家與鎌倉之事。其意在於以重馭輕。強本弱末也。子孫特務輕之弱之。而不達其所以輕之弱之之意。則輕與弱者。極於其輕與弱。而重與強者。極於其重與強。重與強者危矣。何以然。曰。勢也。勢極則變。變則成。如彼漢宋。亦可以見已。故使

當時有知勢者。及其勢之未極也。因而裁節之。庶幾可以長持其治安。而不馴致夫分裂。夫及其勢之未極而爲之。則爲之者有權。而出於天下之意外。已極而爲之。則天下窺其不得。不爲之勢。而爲之者無權。因其勢矣。而使人不知其因勢。是之謂善制勢也。

論權上

君所以爲君者。何哉。曰。權在焉爾。權也者。物所由而爲輕重也。家由此而輕重者。能君於家。國由此而輕重者。能君於國。天下由此而輕重者。能君於天下。天下國家所以爲輕重。不在於君。而移於大臣者衰。移焉而不能復者亾。故自古創業之君。慮其子孫。使權常在焉。而不移。其爲法制。不一而足。而列置宰臣。不專任一人者。其最大者也。世之俗儒。乃動援古義。曰。相必專任一人。而後可以展其

才使人主或眩其說。則不致衰亾之漸者幾希。吾請歷舉古今之事以折之。夫秦漢與胡元之丞相。唐宋之平章事。皆以專任。動至橫邪。唯漢光武不任三公。分權於臺閣。朱明廢相。分權於六部。置閣臣視草得矣。子孫不守其法。故自失其權也。我王家古有大臣。後加置大連。防其專權也。然已有入鹿馬子之禍。後又置左右大臣。分轄政事。又特置內臣。以分其權。如太政官。乃爲官省之名。知太政官事。猶漢之錄尚書事耳。而非皇子不爲之。其後

人臣爲之。曰大政大臣者。始於昏主之嬖臣。以一人總諸政。終致王權之移於私門。至於攝政關白。內覽宣旨。皆私立名目。以資專權。非祖宗之制也。鎌倉始置政所。專任別當。後改曰評定衆。以親信十餘人分領之。然其最親者。常主計議。而其權移於北條氏。北條氏篡國。自稱執權。固其所也。而其號令天下。猶因源氏之舊。連署行事。如後世曰加判列者。內管領。乃其私家宰。如後世曰公用人者。非專領大政也。鎌倉之制。可謂密矣。至於室町。乃

取王室弊餘之制。置管領一員。專執天下之權。故又曰執權。此以北條氏之所自稱。以冒其臣也。猶王朝之呼關白爲執柄。是豈人臣所當稱哉。其亂也固宜。夫政分諸部。管轄而上。總合於一焉。而君以一人操之。是君之所以不可無也。而業已有以一人操之者矣。則無君可矣。有執柄而天子如弁髦。有執權而將軍如弁髦。何足恠焉。今謂相宜專任一人。是使後世有弁髦其君者也。雖然。爲此論者。亦有說已。曰。不專任。則將使人臣謂君猜我。

非所以任賢也。夫治國不賴於人而賴於法。今雖皆忠且賢矣。何知百世後不有橫邪者哉。故立之制。使後嗣守之。雖有奸人。不至竊其權。是所貴於法也。法不獨防大臣也。所以保全之也。爲大臣者。知其所以保全我也。孰敢謂猜我哉。况忠賢之心。唯國之久安是謀者乎。故明君賢相。固守舊法。毋眩俗說。則國與家可以兩全矣。雖然。法必有所以立之意。而法之與意。或有相差者。不可不察也。如織田豐臣之制。令列宰月次輪直視事。是其意亦

在不專任一人而已。然當是人之直。則此人專之矣。同列不得與聞也。則與專任一人奚異。夫列坐而議也。而其任久望隆者。衆以其言爲輕重。而同列唯唯而已。甚則君亦唯唯。毋敢可否。而權移焉。常也。而况併無其唯唯耶。

論權中

天下有權有力。有力者無權。有權者無力。而後天下安。有權有力。所以危亂也。刑政也。法度也。而予奪之者。在我之謂權。土地也。甲兵也。而我擁而擅之之謂力。昔在周氏。王之卿士。執天下之政。而其采地不敵小國。諸侯予權。不予力也。齊晉秦楚據山河。兵賦之雄。而受制於王之卿士。予力。不予權也。至晉主夏盟。韓魏趙三家。有土藏甲。而更執國政。則并有權力。宜以分晉矣。西漢諸侯王。未嘗執

政權而丞相御史莫有封土之力。猶周制也。其後以大將軍領尚書事。則亦并有權力也。而屬之外戚。外戚宜以危劉氏矣。漢之七國並起。其力足以撼天下。而遂就撲滅者。無權焉爾。唐宋以下之執政者。雖專橫一時。其敗亦不旋踵者。無力焉爾。力者。實也。權者。虛也。執虛權者。能制實力。而有實力者。能勝虛權。二者其勢相持而不能相并。而人君得以制其間。人君并有權力。而人臣則分而有之。是人君馭天下之術也。此術也。非術也。出於自然。

者也。何哉。虎狼有吻牙而不能飛揚。鷹隼有羽翼而不能噬齧。若使吻牙而又羽翼之。幾何其不飛而食人也。人臣而并有權力。何以異此。吾王制宰執之祿不大。其後多占莊園。引武人爲爪牙。故至不可制。鏹倉以文史視政。其後北條氏以七國地頭爲評定之最。故能成其篡。其利弊亦明矣。至足利氏則管領三家與上杉氏皆據大封。言其力則諸將莫能抗衡。而言其權則總攝諸政。如山名氏其力有海內六分之一。而內旨倚賴之。使與管領

埒權則有應仁之亂。終之細川擅京府。而上杉擅關東。豈非并有權力故邪。織田氏之於諸將。分給兵馬。而未嘗予政權。然亦至以其力而為友噬爭。攫之禍。豐臣氏立五奉行。分掌政權。其封土皆不足比外諸侯。然至末年。以封土最隆者為大老。不鑒王家與源氏之弊。而襲足利氏之失制。雖出於不得已。不足以為後世法也。夫當源氏足利氏之時。使北條細川上杉。其土地兵馬之力。不如此之強。則上之人見其專權之跡著也。出一言奪之。何

亂之能為。即能為亂。使其執政權無素。則撲而滅之亦無難也。如景時道譽與義盛氏清之事。可以見焉。夫王家之有相門。其力不至如源氏之有北條。足利之有細川上杉也。是以雖專且橫。猶不至吞噬其君者。無他。不并有權力之效也。故不使人臣并有權力者。明君之所深謀以安天下。而子孫當守不失也。易之則危亂至矣。可不懼哉。

論權下

人主欲不失其權。專防大臣而已。可乎。曰未可也。人主之專防大臣。而自用其權。權之所以失也。何以言之。曰人主患其權之移於下也。而已獨為天下之事。天下之事千萬矣。人主非有千手萬目也。則勢不能不使人使大臣。則大臣竊其權。使小臣。則小臣竊其權。權一也。竊者有大小之異耳。而大者之姦易覩。小者之姦難察。虎之噬攫人也。爪如戈牙如鋸。其視眈眈然。望而可懼也。可避也。不可

通論 卷之十一 輔政正本
避則可聚衆設機而斃之也。至於狐狸則其形微。其蹤詭。人不懼不避而爲之魅而不覺。覺而莫能捕而斃之。是大小臣之辨也。昔在漢宣帝光武皆中興英主也。宣帝懲霍氏之專。光武不任事三公。皆汲汲總攬權柄。而子孫皆困於宦寺。何哉。如我王朝之有藏人。始於嗟峨。武門之有奏者頭。始於足利義滿。亦皆非庸主而充其官者。皆士人非閹豎之比。然其貽患子孫等耳。無佗。其防大臣而不專議事。使已之命令出外朝之意外。曰知我密旨。

者。獨此傳宣之小臣耳。不足慮也。殊不知小臣之竊權甚於大臣。大臣位貴祿重。不必竊可矣。小臣位賤祿輕。非竊無以足其欲。當爲英明所使。獨不敢肆也。及得庸主。則意態頓異。人主特喜其便慧。非如外朝大臣之可憚也。是以見大臣日疎。而此輩無日不議事。出入之閨闈。狎侍之宴私。任之以我耳目喉舌。而不知我耳目喉舌之變於外。外之群臣亦知其位賤其祿輕。而其路要。所與市約。而所欲必得也。則爭趨於此。終得致其權傾內外。雖

通論 卷之一
大臣亦懼之。人主猶不察也。而謂已之權能制大臣矣。或終斥大臣。代以此輩。其斗筲穿窬之心。猶如舊也。以舊之心。乘今之勢。何所不至。至以一已之欲。買天下之怨。而貽之人主。而不悟。及纔悟。則已以其黨類代已。據其舊位。以箝制人主。及至於此。欲除之而不得也。雖然。是未足言也。或有其未至此。而大臣之姦猾者。結之以分大利者。則其禍不可勝言矣。如源右將之寵任。大江廣元。柁原景時等。後世徒惡一人之佞智耳。烏知非北條時政

結之以壞源家哉。右將位至二位元帥。而時政不過遠江守。非不防之也。而一傳而權歸北條氏者。得非防之過乎。結城和田之屬六十餘人。連署罪狀。景時而傳達之者。廣元也。廣元遷延之。終決於時政。而權移焉。使賴家常見此六十餘人者。面議可否。何有此患哉。至一幡之變。諸將盡黨北條氏者。亦賴家獨與比企能負議事之過也。今夫狡奴猾僕之竊主人之物。必於其室。不於其廳也。於其獨使。不於其衆會也。是故人主專防大臣。而恃小

通議 卷之一
臣防之所恃以防者。又不可不防。所恃愈近。則所防愈急。甚則房帷之內。枕席之間。盡爲敵國。至死生繼嗣。盡出其私。而天下不與知焉。嗚呼。如此。則人主誰用以爲天下之事乎。曰。用天下之人。以爲天下之事。不恃一人也。日視外朝。與群臣面議政事。是是非非。露其肝膽。絕其猜防隱匿之色。則其忠賢者。益奮勵其志。而大姦巨猾。莫以容計其間。故人主不議事。閨帷而議事。朝廷不常信小臣。而常親大臣。常親大臣。乃所以防大臣。而持其權於

已也。

論機上

無非機也。機之在於物。其最大者爲天下。天下者。善動之物也。抑則昂。揚則伏。易於搖撼。而難於維制。維制之於百世之久。而使無搖撼者。必有其機。機之最大而善動者。亦制之以機。機也者。一日萬變。來去無窮者也。而可豫設邪。天下有可豫設之機。天下不知。而爲天下者獨知之。夫爲天下者。謀安天下。而百世不動。莫不欲盡去天下之可疑可憚者。而以可信可倚者。代守其處也。而勢有不可

通論 卷之一
者。於是乎兩存之。不必疑憚彼而薄之也。不必信
倚此而厚之也。厚其宜薄者。而薄其宜厚者。以示
天下以吾不疑不憚。吾不疑不憚天下。而使天下
相疑相憚。天下相疑相憚。則其勢不相合。而我得
以制之。是制天下之大機也。夫樹國猶樹木。木有
舊樹者。有新樹者。新樹者。必幹小而根薄。而舊樹
者。擁腫蟠結。患其擁腫蟠結。有稍剪削之。使可容
新者而已。則新者雖處其薄。得以相持而固。痛斲
甚伐舊者。而厚培於新者。則新者無所庇。適以搖

撼而不安。故厚舊者。所以維持新者也。其機如此。
此機也。設於不得已者也。天下知其不得已。而不
知割業者之乘不得已之機。以設其機。其機之所
以不廢也。足利氏唯不知此機也。是故特以出下
野者。以為可信可倚。而分守六十六國之地。地廣
而守者少。則皆大其封。鎌倉之封擅八州。三管之
類。率以一人據四五州。前代舊藩。如大內大友。可
屈指而數。其餘皆勳臣也。列立海內。而無所忌憚。
人人驕矜。處之不疑。曰。我天下之諸侯也。其自視

非復如在下野時。而其君視之。猶其在下野時。則相顧勃然。裂眦而起。故足利氏之天下。終始於動搖者。其機在於此。織田氏唯不知此機也。是故盡鋤海內之故家大族。可疑可憚者。而以出尾張美濃者代之。出尾張美濃者。亦人人無所忌憚。織田之富。未及足利。而其將校之封。或與足利之自稱諸侯者。無大異。故其心殆平視其君曰。彼亦我之較大者耳。何必臣僕我。何必無禮我。何必讓削我。織田氏之不能維制天下。而後嗣無所倚賴者。其

機在於此。足利之克鎌倉。克山名。幸也。織田之斃於明智。亡於羽柴。非不幸也。皆不知此機之過也。嚮使二氏曉於此機乎。其所封建。新故相雜。犬牙相制。故者必大。新者必小。小者之視大者。不敢比也。自知其小弱。非倚其君。不能自立也。君不必倚其臣。而臣不能不盡倚於君。盡倚於君。則君之勢尊。而其威可以壓天下。天下見其勢威。雖素據山河之大者。惴惴然聽令奔走。唯懼一旦獲罪。而彼驅其群僕來誅讓之也。儻使其群僕與之比肩。與

通譜
卷之一
趙
賴氏正補
之比肩者也。非其群僕也。則天下之勢合而我孤矣。故抑之於此。而揚之於彼。彼昂而此伏。伏者所以制昂者。故謂之機也。天下在此機之所維制。是以百世而不搖。而無知其為機者。苟知其為機。不可謂之機也。雖然。使此機之抑揚低昂。常如其始設時。而不弛廢失墜者。守機者責也。故守機者。不可不知其為機也。

論機中

存箝制姦雄之機。於平常無事之日。使後世賴以持權柄於上。而張紀綱於下者。明君之法為然。曰君之馭臣。以誠不以機。機者術也。出於詐者也。君以詐術使臣。臣必以詐術邀之。嗚呼。是老生常談耳。使臣猶馭馬。使馬皆馴而善走。走而不踉且齧。則何須彼銜轡。銜轡所以須者。備其踉齧也。舍其踉齧。而獨用其馴者。則所用皆駑也。欲用不駑者乎。則不能無銜轡。有銜轡而後。可以馭馬。有機而

後可以使臣。臣之易馭者，繫不足用，足用者，繫難馭。大難馭者，則必大可用。用大難馭者，而無機焉，是舍銜轡而騎千里馬，未五百里而墜，且蹶死矣。懼之何如不騎，不騎則馬之才弃矣。故明主愛臣之才，欲不弃而盡用之，是故不可無機。無機則君臣兩傷，有機則君臣兩全，長保福祿，故此機非出於詐也。出於誠也，唯出於誠，故不設之臨時，而制之平日，不施之術，而寓之法。何謂法，在於制官制。官在於宰臣與監察。監察微矣，其勢可以敵宰臣。

乎。曰：使其勢可以敵宰臣，是之謂機爾。昔者西漢之盛，御史大夫與丞相大尉列為三公。唐之興，使諫官從宰相入對，相臣箝諫官之口，則有天寶之亂。凡唐宋及明，言官重者，必君明國興，輕者君暗國衰。或有曰：為宰相私人者，則姦雄得志之世也。我朝古置彈正臺，以親王為之尹，資望之隆，與太政官抗，祖宗所以制天下之機，實在於此。至後王視為閑曹，充其任者，皆乳臭之人，以風流都雅相高，不足以威震百官，何望其抗衡宰臣哉。夫宰臣

通議 卷之一
下人君一等。以身總百官。百官所懼也。使其忠且謹。猶不保不至橫邪。一遇姦雄。乘可爲之勢。何所不爲。而不爲者在。所不敢。使之不敢爲者。必有機焉。如以汗血馱馱。出於空濶之野。豈不欲橫騫。而爲銜轡所箝也。百官莫不懼宰臣。而宰臣莫所懼。獨懼人君。而人君一人也。宰臣之橫者。必樹黨中外。則誰爲人君之援者。故人君於其平居。預自置其援。使宰臣有所懼。有所懼者。必有所制。有所制。故有所縱而不危。故曰機也。此機存於無事之日。

而見於有事之時。動之輒振。故曰在於立法也。武門之制官。當其事方殷。貴在雄傑將帥而已。及事稍定。乃以此兼政事。則鎌倉之執權。室町之管領是矣。而孰不驕騫難制哉。無它。不知置身目之官以制之也。况封建之世。天下之難制馭者。駢肩而立。不獨宰執而已。不重憲部之勢。何以振肅綱紀。有所維制邪。則如此。歷代之君。可謂無馭天下之機矣。如群八尺之龍。而徒手臨之。何恠其騰躍奔迸哉。是故明君必置監察。而重其勢。雖無事之日。

內外諸局。出入自如。造膝奏事。不關白宰執。而彈劾不法。不避貴戚藩鎮。豈非有深意邪。雖然。不知其意。而徒爲文具。則如王朝之李耳。不務察大吏。而務察小臣。則如所謂宰相私人耳。則機之馭臣者。臣將用此以馭君。是則係君之明暗也。故均之機也。君明則成其爲機。君暗則不成其爲機。不成其爲機。則雖監察不能敢言。成其爲機。則雖非監察者。亦能敢言。言路一開。細目悉張。上下之間。筋脈通暢。雖有姦雄。不敢竊弄國權。不然則何所不

至。至堂階之下。君不能知。亂氣憤張於天下。而安然處之。故天下之有言路。如人之有心膈。開則生。塞則死。生死之機。在於心膈。安危之機。在於言路。而言路莫大且要於監察。故明君務擇監察之堪其任者。而任監察者。亦務益其君之明。故監察之任。察君者爲上。察大臣者次之。察小臣者又次之。

論機下

國何患。患財不阜乎。曰。非也。吏不勤乎。曰。非也。國家之威權不尊乎。曰。非也。號令不周乎。上之所欲舉。當成而數圯乎。曰。非也。然則無所患乎。曰。有。曰。何也。士氣不振而已矣。士氣不振。在於士則可恥者。抑何關於國。國之所以爲國。以其有士。士之所以爲士。以其有氣。士有氣。而後有以自立。舉國之士。有以自立。則國立。舉國之士。無以自立。則國仆。仆與立之機。在於士氣。此識者之所獨見。而世俗

之所嗤以爲迂濶者也。言固有迂濶而有時而不迂濶者矣。且夫有是國者，非有是國之城池草木之謂也。有是國之士也，有是天下者，非有是天下之城池草木之謂也。有是天下之士也，無士則城池而已。草木而已。有士矣，而無其氣，與無士何異。國與天下之有士，猶人之有手足骨肉也。而士之有氣，猶其有血脈精神也。有手足骨肉，而無血脈精神，是木偶也。列千萬木偶而爲之主，曰：吾有此濟濟之多士，可以無憂矣。孰知有竊輦蹙之者邪。

木偶猶曰無用云爾。士氣之不振，不啻無用而已也。我國之士，勇決尚氣，非漢士所及。故上古直士不之於朝，節士不之於邊，所以能獨立而不受外侮也。及至中古，倣禮文於彼，而失我固有之氣。及升平之久，則漸甚焉。吾嘗觀保元建久之事，深考其所以然之機，非必有暴虐之君與大姦劇惡之臣。所謂士大夫者，無有氣節，所以爲務者，非進官階，則殖利漁色而已。以修飾邊幅爲高，以風流奢侈相尚。上者養尊，而下者奔競，賄賂交於朝廷之

通鑑 卷之十一
間取之者不忌。而納之者不恥。媮爲一切。不知廉隅節槩爲何事。或有慷慨之士。則目爲知古而不達今者也。當是之時。人主以天下之財自供。百吏奔走。所令而從。所舉而成。四顧天下。如無一所患者。而衰亂之機已伏於其中。豈無深識之士。窺而見之者。而不敢言也。饒使言之。衆必以爲病狂之論。掩耳而走耳。當其平居。冠帶佩劍。立殿陛之上。至下視將吏。不肯相齒。豈不儼然士大夫哉。而察其中所存。與商賈婦人無別。唯然。是以權臣營私。

從而附和。兵禍一作爭先避逃。委天下之患於人主。而無一人出身爲國家者。而伏節死事之士。皆出於其平日之所下視者。平日之所下視者。乃起而據我上。我仰其鼻息。而天下一變天下國家興替之機。豈不甚明哉。鎌倉室町之一興一替。亦皆決機於此焉耳。故明主之大興其國者。無他術也。務養其士氣。獎鯁直犯顏之士。以爲愈先登陷陣之功者。非有見於此邪。雖然。歷視古今。士氣與國勢俱者也。非人所能爲也。時自有急務。此不必憂。

通論 卷之一
之也。籍令憂之。數十百年所陵夷靡蕩者。欲振之而不可。則此說也。終爲迂濶不識時勢耳。曰不然。雖其方振之時。不有以養之。則消。雖其方不振時。有以作之。則復。譬若壯夫恣欲逸居。而得癱緩之疾。悟而自治。加以鍼灸。則立健矣。是在君相而已。當室町之始興。尚財利威權。而不尚節義。而天下諸侯。又以畏足利氏之威。無不屈膝嚮之。猶異時之於鎌倉也。是以爭進媚納。賂於下野功臣。而足利氏不禁。曰。是足見我威權耳。諸侯務伺上之意。向而疾趨之。至更相告語。求不失其窾。天下旣一。而其習如故。是故其朝廷內外。以佞諛爲常。士無氣槩。細川賴之憂之也。痛禁苞苴。收諸國守護恩典。託於廢權而得者。盡停廢之。又置童坊。士之突梯滑稽者。衆呼之曰士童坊。謂士而無士之氣也。以靳辱之。於是乎。士知所恥。人人淬勵。有以自立。遂以立夫十三世之國基者。是其大機也。則在賴之一檢轉間耳。而謂賴之爲迂濶不識急務。不達時勢者。可乎。曰。不可也。

論利上

天下之財。用之天下之事。不應有不足也。而天下每病財之不足。不足者。不於多事之日。而於無事之日。何哉。當彼創業之時。版圖未全。貨幣未周。而征伐營建未息。其倉庫之入。必百減無事之日。而所出必百倍之矣。而今覽其志。加徵民租之政。不載也。裁減士祿之政。不載也。征市括商。籠冶推酷之政。不載也。及至守成之時。則未全者全。未周者周。而未息者息。其入必百倍多事之日。而其所出

必百減之矣。而前之不載者。相望於其冊。是非事之大謬者哉。如此者。觀之和漢。歷歷可指也。源右大將之興。西討東伐。千里餽餉。而北條氏承之。亦數有大役。當是時。未聞其國計告不足也。而子孫一遇元弘之亂。以新田一邑多豪戶。課之十萬貫。其他可推而知也。足利氏之初。課文武邑入。以充軍興費。不過五十分一。至中葉以後。借金於富商。謂之藏役。至義政則借而不返。號曰德政。當時國有大事。課諸侯助其費。曰大儀。率十歲一舉。至義

政五歲九舉。尊氏義詮死於鞍馬奔走之間。而義政坐享全盛之業。其顛倒有如此者。豈守成之世。天下之財有所泄歟。壅歟。蠹於廩歟。蠹於庫歟。夫天下之財。用諸天下之事。猶一家之財用。諸一家之事也。一家有父母。有妻子。有奴婢。衣食之需。屋宇之庇。與器物之用。皆仰給於一家之財。主於家者。計其產之所入。以爲用度。比屋皆然。然有用而贏者。有縮者。贏者非必皆富也。新聚之家。槩然縮者。非必皆貧也。久安之家。槩然。蓋人之情。新聚則

凡事皆從苟簡。久安則漸趨具備。善爲家者。雖處久安。視如新聚。不可無衣。苟足以蔽體。雖無副可矣。不可無食。苟足以餬口。雖無貳可矣。屋宇足以庇風雨。奴婢足以使。而金鬲杯椀足以用。可矣。其他可有可無者。斥而去之。如此則一家之財。常用而有餘。以其有餘。備其無虞。可以不至失措矣。不善爲家者。新聚則然。至久安則忘其初。其不可無者。寧精勿粗。寧豐勿歛。至可有可無者。亦莫不然。我不以爲侈。人以其爲常也。是以雖其平時。病其不

足。不幸遇疾病死喪水火之災。不至流離蕩散者。幾希。天下之財。亦猶此乎。創業者。新聚之家也。守成者。久安之家也。夫守成之君。驕奢如義政之類。毋論已。卽號爲恭儉者。視諸創業之主。則已侈矣。是豈盡人主之罪哉。習之所成。有不自知焉耳。夫唯英斷之君。能反其初。凡百之事。一切苟簡。如草創之時。斥去其可有可無者。特存其不可無者。而嚴爲之節。何患不濟也。嗚呼。庶人之家。用財無節。以至失產。猶可借貸於比鄰。無可貸之比鄰者。其

可不預慮歟。

通論

卷之一

三十九

賴氏正本

論利中

利可興乎。曰可。雖然不必興也。興利不若除害之爲利也。利興而害從焉。害除而利生焉。故善慮國家者。日求害而除之。而其不善者。日求利而興之。興利者。如投薪救火。適足煽其燄。除害者。如疏水流之。刮其壅。塞其泄。因勢而導之。二者損益明矣。而世之言理財者。每喋喋於興利。某幣可造。某市可權。某山闢而興礦。某水填而課耕。凡所以爲是者。由於國用不足。而國用之不足。由於經費無度。

通論 卷之一
不察於此。而徒欲有以補苴之。隨補隨陷。未見其益也。識者則異於此。某繕造為無益。某供御為無用。某賜為濫。某賞為橫。某官員為冗。某典某例。自何時始。為非所宜。因襲求其害於財者。而日除之。積之之久。經費有度。而國用有餘。果有餘乎。則何必擾擾然有所興作哉。夫欲作是事者。必有是人。有是人則有是費。當其始握算運籌。較量得失。無不得其當也。而其終也。所得每不償所失。譬之好色之人。而憂其精元之耗。不先節其慾。而服金石

以補益之。不至撓其藏而涸其髓。不已也。孰與屏藥謝醫。特遏其耗精者。則日夜所息。源源而來。不患不為強壯之人矣。是除害之說也。在昔中興英主。稱能濟世富國者。莫若光仁。桓武與後三條焉。而未聞其為興利之政也。光仁桓武併省官員。汰冗兵而已。後三條屏四方進奉。痛抑奢侈而已。而鬻官之事。見於白河之時。課錢守護之令。發於後醍醐之朝。皆未幾而致衰亂。或暫興旋圯。興利除害之勝負。可以判焉。然後世人主。常喜興利之說。

何哉。不唯興利便於已。而除害否也。以除害爲無術。興利爲有術焉爾。夫有術之術。民見其跡。故彼亦以術邀之。彼已知我心之在利也。雖美其名稱。以令之。終於廢格不行者多矣。我或陽予而陰奪。扼吭而拊背。以爲天下之至巧。不知彼狡黠者。熟其事而處其便。其術之繆巧變化。非官吏可及。饒使其術行乎。贏餘在上之耳目。而耳目所不及。耗屈不可數。損與怨歸於人主。而下利其功賞而已。何若無術之術。利國家而無其跡也。則爲人主計。取利國家者邪。取自利者邪。

論利下

國之所以安危存亡者財也財之所最重者穀粟也穀粟生於地成於天而助其生成在於人天地之事不可期而人民之力可權曰水曰旱曰蝗是不可期者也曰士曰農曰商與工是可權者也權其可權者以備其不可期者治國者之任爲然不權而使其偏重不備而使其飢餓是失其任也昔之治國者當其平常烟火萬里斗米數錢家給而人足不幸遇凶災公私所儲足以賑而濟之雖欲

背叛不得也。後世則不然。海內有殷富之形。而無其實。人之家於都者。日收奇贏。其家於野者。每病不給。穀價動騰。貴不可遏。一遇水旱。帑廩並空。坐視其斃而已。其不群起爲盜者。幸也。夫昔之歲。非歲歲而豐也。後之歲。非歲歲而歉也。後之生齒。雖加多於昔。昔之土田。加少於後。可知也。而昔食之有餘。後食之不足。是獨何歟。吾嘗觀鎌倉古墟。其廣袤不如後世之一藩府。則它邑聚。可以此推也。當時將士。散處各邑。職事長上。其數有限。固也。覽

其志所載。有定鎌倉賈人負之令。是在其叙建三十四年之際。以常情視之。當招聚豪戶。以壯形勢。而所爲乃如此。可謂有識矣。其富強非後世所及者。未必不由此。及室町以後。武人淺識。徒見都邑之繁盛。以爲國之富在此。恃其以重馭輕。壓服四外之勢。而不知根本之日弱也。冗官世祿。連薨相望。兼并之豪。列據衝要。無益之工。不急之技。與夫恣爲僧道巫覡者。居版籍之十四。皆徒手食粟者也。是以沈湎游戲之習。歲增槽壚。罷醪殆敵耒耜。

歌童舞妓。殆敵耕牛。皆無故靡穀者也。而並聚於都邑。都邑之勢日重。則鄙野之勢。不得不日輕。且夫好逸而惡勞。人之常情也。使勞而飽。逸而飢。勞而貴。逸而賤。而人猶將取逸。况居此終歲。仡仡而不得自食。居彼袖手。取食於人。居此比於奴隸。居彼。交通士大夫乎。故舍其耒。賣其牛。背於鄙而嚮於都。歲不下百千。而鳩鵠之民。屢守其舊。輕者愈輕。重者愈重。譬若以銖稱鎰。以眇木支大樹也。而可以百世而無危乎。憂之則何爲。曰。天地猶昔之

天地也。人民猶昔之人民也。亦在爲人上者所爲而已。誠使室町中葉之君。慨然察於此。藉令不能如鎌倉之時。畧辨都鄙之章。限商賈之數。嚴良賤之籍。定釀酤之程。復古度牒之制。而禁其背於鄙嚮於都。不禁背於都嚮於鄙。自今以往者。在於所限。自今以來者。在於所禁。蕩產之民。願爲農者。官爲稱貸之。薄息而緩取。業商賈者。增其征賦。而不得交士大夫。則海內之勢。漸不病偏重。而民力強。民力強。則地力盡。地力盡。而穀粟不及昔之有餘。

而價不至輕賤者。斷無之矣。是所謂可權者也。則其不可期者。庶幾可備而無憂乎。曰。如此者。利則利矣。恐其梗時勢而逆物情。且穀價太賤。或有傷士與農之患。而夫商賈之射利。羅糴之間。以為產業者。將焉為生。曰。然。雖然。豈無可因。所謂勢與情而施其術哉。穀價太賤者。官以法少貴之。則士與農亦無傷矣。且當其太貴也。士與農豈有復可鬻焉邪。至若射利羅糴者。猶彼盜鑄私塩之徒。繁姦民幸國之危者耳。姦民敗產。而四民富財。豈非國所以長安耶。曰。後世之患。不獨穀價貴也。諸物皆貴。嗚呼。穀者。財之最重者也。穀賤則諸物隨之。抑諸物所以貴者。亦由於國勢之偏重焉。爾國勢之輕重適矣。而物價之輕重不平者。不也。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0889